

妙
貫
堂
餘
譚

妙貫堂餘譚

卷五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

男聯桂樨發錄

清譚類

賀梅帖

沿山實無學元祿文憲公會孫行也僻嗜梅嘗過其

弟西園見綠萼一株在蓬蒿中開花濯濯可喜欲
得之懼弟或有難色以市廛一片歲入息可十金

者相賀弟欣然疑爲誕也日暮果送賀梅帖一紙
命數丁移之而去帖云有地一廛在河之邊不亢
不潦歲入息錢數千今以賀弟梅厥高與兒童比
肩自賀以後地從弟稅梅聽兄遷以有用而易無
用嫂姪姝不之然爾兄聊用以周旋帖語雋永有
致不又從古今詩歌賦記外贈一段梅花故事供
騷人詞客之咀嚼耶無學嘗除夕窘甚方向隣人
乞貸忽有鬻古梅二株者亟解所衣狐裘易之其
酷好如此或謂美產賀梅與名姝換馬相類然名

妹換馬同一俠腸羨產貿梅則雅俗判然矣烏可
相比唐突林下美人也林處士妻梅子鶴與無學
僻情差可彷彿

才人無往不富貴

丘毛伯序宣城梅勉叔士勸詩謂才之難也不特人

間卽天上地下皆然一子淵耳而地下儲爲脩文
一長吉耳而天上推爲作記乃知人之有才行者
令人間天上地下生富貴死富貴無所往而不得
富貴也此等語拈來最有意思能增長才人聲價

女直... 卷之三
卽在拓落中見之亦銷幾許磊塊添幾許氣魄所
謂生爲大柱國死作閻羅王吾復何憾英雄歸路
卽是神仙實在道理如此區區蒙珠離國當尚非
才人稅駕之所

大士已吾集云一士人爲冥官所攝禮遇之使
教其子且曰世之能爲項仲昭文者獨子耳是
仲昭八股冥府亦推重也此則修文作記之外
又爲制菘中添一段故事昔人曾言竊恐十地
閻王不愛詞賦也誰知閻羅王且愛舉子業乎

居嘗論此竊疑閻羅課子擇能舉業之人畢竟
其子亦習舉業但地下既不開科十殿子弟又
不應舉精此何用豈人間春秋榜其人未生時
大羅天上固曾先爲試定俗故有天榜之說其
試也亦用八股耶主試者或天上仙曹不足并
取冥府王公子弟作分校官俱昧時文體製故
從師預習耶考科場神異歷來有之題目多前
知者或托之夢兆或見之乩籙如萬曆乙未禮
闈司馬牛問仁題夢晉元帝恭默思道及吾省

昨壬午鄉試吾之於人題場前盛傳吾字起也
字止之類不一而足又舊傳有舉子祈夢夢神
授文一篇既覺背誦如流入場果卽其題但文
忽不記及出場熟誦如初揭曉其人落解俄元
墨出卽夢中所誦之文也是文似亦從冥冥中
預撰者豈天上試士之題與文卽爲後日士子
入彀之題與文耶當俟冥搜竒識之士共質之
南州二士

譚友夏上公車以尺一寄士業云悔不南而北南

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徒北耳其傾服如此士業
陳先生弘緒士雲劉先生斯陞俱南昌人此可補
入世說稱曰南州二士也

收桂花法

桂花半開時其香正濃就枝頭擷取搗冬青子汁
拌之入有油磁瓶厚紙封蓋其香經歲不散至無
花時取放盤中則香氣裊裊中人如新開時若裒
淨斗室無縫者尤妙此等製法頗能巧奪化工令
四時天氣常帶秋香真不啻身在廣寒宮也

遊匡廬者山腰以上琳宮梵宇每晨起或天陰輒有雲芝牖而入如海水湧起升階納陛駸駸布濩一室榭笥彘盎盡是雲注好事者空磁磴待之頃臾礧溢用紙糊蓋歸貽親知題曰青雲一器至四天明淨時針刺紙縫則雲氣裊裊如青煙一縷直衝天上至于高不可矚其趣與收桂花法同皆雅人清致也

貽措大宜曰青雲取青雲足下生之義貽大人長者則宜題曰慈雲取其磁與慈同音雅貺亦

嘉惠也然則何以爲報宜於清溪月滿時乘月
光上射掬泉一盞貯淨瓶中題曰得月蓋投瓊
報玖投雲報月差足相當但岫雲之無心尤未
若水月之空諸色相也故曰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願與慧業人共叅之

春遊所宜

遊最宜春春遊有三遊山宜幽人遊湖宜風雨遊
園宜伉儷名山而挾幽人清譚卽是泉石湖光而
帶風雨纓韃絕勝晴嵐遊園而伉儷與偕則萬花

深處百草叢中燕燕于飛鶯鶯巧喚步步憐香踏
去齊齊帶月歸來真一刻千金也唐詩名園春日
總相宜大婦前行少婦隨又云竹裡登樓人不見
花間覓路鳥先知宛然一幅士女遊春圖費無學
每歲携三婦遊桃花下自序云如逢仙術樊劉之
闕非遙本笑情痴宣武之摧知免想見名士風流
亦必如此方不殺花園風景

醋交

廣昌何冢宰文淵永樂間爲温州守嘗乘小舟訪

高士虞原璩入門便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一夕談久不覺夜半村落無酒文淵笑曰醞可代也璩出新醞佐以蔬韭對酌辯論時人謂之醋交

十一月桂

桂花晚發者或秋末冬初重開一次蔬齋有桂一株嘗九月始花余作催桂詩云身是廣寒仙手種晚成終久屬天家又云點綴故園風景好天香畝得伴黃華蓋卽事也從未見有甞發之日始吐秋

香者周伯衡憲副詩鈔載其分司虔南暑後有丹桂軒冬仲桂花大開不知還另是一種抑卽晚開之偶然極遲者若果另有一種移植山齋菊後梅前再添一段雪景供幽人吟嘯點綴寒光冷眼真僥倖也存之以備花木譜之訂

菜力勝於魚肉

閩人周嬰引梁武斷酒肉文人久食菜榮衛流通則能飲食氣力充滿神明清爽凡血腥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理昏濁四體沉重又謂菜與魚

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減菜力此論可訂本草菜性清寒之誤卽本草亦自云魚性動火猪肉生風而北地有黃芽菜香脆甘鮮似勝魚肉味也但云菜力能扶體食菜者類皆堅強則未審萬羊宰相與黃蘗秀士較其精脉虛實盛衰遲速復當何如耳

盜亦蔽賢

俗傳明季一監司善譴冬日大僚公集方圍爐向火監司後至坐未定諸公譁然曰必有高論監司

就事風生聲煇煇言曰適聞洋子江中失盜係廣
東沉檝香船諸盜畏冷將香材作薪一時火發江
岸馨聞上帝帝大喜謂是下界何方善士作如許
大功德會亟命六丁力士查奏力士回奏不是人
間作善事乃一羣強盜向火耳聞者絕倒此公大
爲雅謔然亦或有所觸若充類至義之盡綠林豪
客能識李博士于瀟瀟寒雨之中一無所取但乞
一詩而去元末泰和盜獲孝子鄧學詩之母斫學
詩幾死守母傍不去一盜後至哀之并贈以詩學

詩立和遂釋彼肉食之徒若不能事實友仁興廉
舉孝正未審視若輩優絀何如耳余友趙子士疇
死于萬安江上之盜與明季赤水三雋死盜處略
同曾疑江村泰和之盜若彼萬安之盜若此盜亦
前後不相若因歎蔽賢者謂之竊未聞竊亦蔽賢
也此論稍涉失厚其亦重有所感也夫

唐人蕭穎士遇下甚嚴一奴撻之幾死無去意
或問何不去曰愛主人之才耳故放翁詩云奴
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後世士大夫

若乏愛惜人才之心得無并媿于蕭奴耶

真率會

僕好爲真率會作客旣懶衣冠待賓每呼爾汝知
我罪我聽之而已無學宴客篇有云酒無苦勸故
免醉飽之虞禮不逢迎自有去由之適真悠然如
得我心也

曲水園

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溟河貫其
中以入西湖最爲佳勝初係州民所有文潞公爲

守買得之會移鎮北門賈文元代一日挈家往遊
題壁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澗水濱虎節
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仍走使緘寄公得
詩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遂受而不辭然文
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也此段出石林詩話可
見園林勝景寒士力不能購達官貴人力能得之
又苦於遊賞無暇天地間清福之難消受也如此
究之先天下而憂者出則宣猷入則贊化動念卽
關民瘼夙夜多屬在公固亦不必拋却麟符虎節

徒眷眷于亭臺花鳥山池竹石作風月主人已耳
他若不念人勞恣情遊宴浮生未閒半日老僧却
忙了半月則又風斯下矣吾不欲觀

宦海炎涼

俗情冷煖宦海蒼黃不待墓拱白楊卽已門羅青
鵲讀費無學宦籍一篇最能以文言道世事始焉
鋪陳華靡繼則同歸索莫如鮑昭賦蕪城庾子山
哀江南循諷一過意緒荒涼惜不教熱場中人徧
讀之錢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如物故畏途削籍當

遷除一憤世眼一醒已脾又別是一番傷感

欣仰

賢哲生千百載上每動千百載下之欣仰有恨不
同時之歎如太史公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
執鞭所欣慕焉謝幼槃淵明祠詩云假令九原今
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然則苟文章不逮司馬高
節不如幼槃雖欲求爲二公之僕隸輿臺庸可得
耶

季重雅謔

蕭齋日紀云王季重權蕪關有客干之殊不爲禮
客語季重臨叩令于相如謬爲恭敬故卓王孫輩
皆謹事之今者有客不重亦公等責也季重笑而
微挑之這其間相如料難是你滿座粲然此爲雅
謔亦可媿今之遊士也以上日紀愚謂季重此語畢竟
胸次未廣夫人窮而投我何必生分別心脫真有
抱負如相如者恐亦未必爲公所容耳

天倫樂事

人生樂事無過天倫若堂上並是黑頭膝下時邀

青眼樓前花萼大被無猜林下風標布衾如友此
等歲月活得四五十年便是作狀元宰相之榮不
以易此

俗嘲納粟監生

近時常平例開納粟入監者甚衆一邑有至萬人
者捧檄赴銓考授虛銜皆州同縣丞各色負販小
家遂競爲士夫結束照品級飾冠服車蓋儀衛誇
耀戚里姑蘇有好事者占一絕誚之云滿城藍蓋
翠如雲不是州同卽縣丞更有一般堪笑處填人

選作相公稱其黠者又託爲詼諧寓其嘲誦云一

古董家持一銅溺器欲售云係武王宮中所用者

或辨其贗其人答云縱不是武王宮禁之物然銅

色甚古說不得渠不是周銅州聞者絕倒二事可

入笑林但令州司馬削色耳余爲更援一舊話解

之昔張新建與趙蘭谿皆以言事謫州佐後二公

同日宣麻王荆石改舊詩譴之云龍樓鳳閣城九

重新築沙堤迎相公俺貴俺榮君莫羨十年前是

兩州同二公大笑此堪爲諸君子解嘲得無謝白

溺器相况穢褻甚矣得先生此解何異羯鼓爲我解穢也

納粟得官卒爲名臣漢張釋之卜式是也納粟入監卒爲大儒明羅圭峯先生是也資格何足限人特人自不能重資格耳而一二小輩又妄爲張大之自欲上儼冠紳愈覺下同傭仵所以起世俗之非笑甚者動有司不肖之心不聞艷黍稷之馨而但覺統嫌其銅臭豈非伊人之自

取

神附童子能爲巧對

臨江樟樹鎮惠烈侯廟祀吳丹陽太守南昌聶文
梯先生極其靈應相傳萬曆間嘗附童子出神江
濱爲吞刀食火剖腹洗腸諸戲適新建丁勺原憲
副舟至頗疑其僞因以神姓爲一偶試之云聶生
三耳聽天聽地聽陰陽蓋絕對也童子忽入水踰
刻乃出亦以姓對之云丁着一鈎懸國懸民懸社
稷且云吾爲此馳數千里尋洞賓先生始對就丁
大奇之愚謂侯在孫恪時爲一代才人見重虞翻

其答滕孕書文采宜朗今此偶語乃詭云得之呂祖或亦假託以遂其冲虛之志耳然所對巧思澹發非具絕妙靈通者實未易道也

舊有絕脚對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久無對者後一仙臨乩對云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臺亦自謂歷遍天下名山大川諸勝境始得之

用四書語爲對

丁勺原善屬對一日張相國公子冠盛集賓客禮

畢相國偶顧其子曰文禮樂可以成人矣勺原在
坐卽揖而進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語具出四書
機鋒敏妙小相字映帶尤巧一座欣賞相國卽囑
書之爲柱帖云宋臨川蔡元藻兄弟科報罷張方
平來別慰之曰劉蕡下第我輩何顏元藻應聲曰
雍齒且侯吾屬無患亦舉成語作對妙有映帶與
此相類荆公嘗言用漢朝人語止可以漢朝人語
對若叅以異代語便不相類余觀元藻以漢語對
唐語何嘗不妙文心寧可拘束也此種語意自是

狡獪伎倆却最能增長初學智慧

拙對牽率

巳卯計偕都門聞江右驛憲霍岳韓公有採風之
典進多士于鎖院而試之校莠之餘旁及比偶括
本歲節令爲出云一歲二春雙雨水兩度鵲橋葢
閏七月也時

呈上自海淀回官余卽事借對云三公四相六尚書
同迎龍駕又一夕雪後風月交清皎如白晝余語
同人王元瞻堂今夜好景可謂雪月風俱備只少

花元贍未及答余對以祿位名皆全更多壽亦屬
借對殊愧牽率而元贍遂謬爲擊節謂此真金華
殿中人語也異時福澤無量當合汾陽木齋諸公
爲一人且多少字相對尤極工穩余笑曰此做鄉
三家邨塾七歲童子伎倆君無小覷我彼此一噓
元贍又述其本京先輩陳中翰性頗古恠落落
寡合年近六十二子一女舉之甚遲合己身及
婦家凡五口除夕四顧蕭然自署門帖云雙半
小兒女一對老夫妻語近郊島然實境亦瘦硬

之句也過者莫不敬之

秋雨洗妝

元遺山詩非關細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此
春景也今秋七月望後時雨既渥四山明淨如一
堆青玉琢成數月溽暑銷歸無有亦一佳境因命
畫工爲秋山雨後圖更改元句云非關疎雨堪銷
暑自是秋山合洗妝

雨夜讀書 二則

吳滄云人知月夜之妙而不知雨夜之尤妙夜闌

人定更長燭明旣鮮家政相關又無俗物敗意此語能道出夜靜佳趣亦能得雨中三昧所以風雨夜各爲三餘之一此時焚膏讀書不亦樂乎

雨夜讀書自是幽思相添但苦一夜好雨不以之讀書而以之納悶便覺空堵滴不入滴入愁人耳其凄楚又十倍于風清月朗時矣然此亦人心自爲之于雨夜乎何尤

魏寧都夫人

寧都人爲余言魏徵君禮夫人有潔僻築淨室數

間與婢獨居徵君罕視其面或有事見則先期至
室外沐浴畢婢携新衣衣之自冠至殿無不易者
進見不踰時卽促之出几案間不容徵君摩挲焉
以故無子夫人間遊園林先命婢汲水沃其道路
凡池亭竹石澆濯悉徧婢提筠椅隨之數步小憩
一日忽值伯子同客來遊夫人遽避婢不及携椅
伯子遊倦遂坐其上夫人聞之立命碎椅付諸火
伯子知而大恚曰吾非異類胡至若是徵君歿時
人卽不食門士環跪榻前面壁不應絕粒七日而

卒

余嘗評云難在末後一着

公車寒景

費無學轉情集中歲暮篇一聯云霜雪寒宵墜戶
人欣晏起陰陽短晷還鄉客苦晨征可謂情景逼
肖因思同袍北上多在臘盡冬窮之候此等景况
予輩尤嘗之稔矣每四更蹴起殘睡未已竒冷逼
人馬度板橋不踏冰卽踏雪雞鳴茅店不呼月偏
呼風長征之苦有甚于此時此際者乎因爲改四

字霜雪寒宵私閣人欣晏起陰陽短晷公車客苦
晨征留語諸君聯鑣一喙

夫子夫字爲一大

萬曆間南昌章布衣瑣講學里中四方從遊日衆
尊爲章夫子一直指下車聞之不悅假式廬試之
卒問曰聞先生有夫子之號但夫字爲義不一有
夫婦之夫有夫役之夫有夫子之夫不知先生是
那一夫布衣不假思索徐起對曰二人爲夫婦之
夫土人爲夫役之夫一大乃夫子之夫耳語未竟

直指不覺下拜

先生夫字諸訓雖屬一時機辯權詞以對然亦各有精義蓋字學原無窮盡愈解愈有意思不轉靠六書皮殼上着脚也荆公字說空字解初作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從穴從工既用佛語又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蓋融會維摩詰法華楞嚴諸經義而釋之愈入微妙先儒謂其此前說爲勝元人餘干吳正道精六書吳章廬問

模楷二字正道引淮南子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塚枝葉質直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聖人之塚乎此乃取義非假借也草廬敬服如此訓字都能補說文之闕

名花好色俱不可好

宋吳元卿好花空中有神語曰花乃開謝無常之物最能損人道心仁者何爲好之余謂美色亦名花類也因拓一語云色乃伐性戕精之物最能損人德器智者何爲好之

命中不帶財

俗傳一窮卒登酒樓見樓下糞草堆中遺一小銀
袱下樓拾之却一死鼠同夥見者復促之往三拾
三得死鼠同夥不信易卒拾之果是銀袱銀數六
七星其人不語回家自縊蓋恨已命窮也明江南
邵僉憲士廉爲諸生時見門外鈔一張私往拾取
乃一片荷葉行人拾之仍舊是鈔邵思一鈔何足
重輕尙不可妄得况民脂膏乎于是自入仕以至
監司刻意清苦南中至今稱之余觀世人以不得

橫財自怨命薄因而墮其志節如窮卒者不少不思邵公以一鈔不得之故適成其終身為廉吏命中不帶財命中何嘗無官命中有官命中却不帶財命不能限我不為官却能限我不帶財命能限我不得財能限我不為清官乎彼錯恨命而不立志及不知命而妄思得賄或反貽禍于其身若子孫者合觀二事直可作心頭一棒

楊文貞公魯祖景行官元翰林待制家居甚貧里中有官位卑下而貲產充溢者或問曰公官

高而貧其官卑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減富富者減貴人服其長者

厚朴湯

溫公續詩話云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盱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堦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實事也愚嘗言山藥茯苓薏苡之屬儘可作羹粥餉饑天冬五味之類亦可作湯消渴何取厚朴考本草朴性寬腸順氣

豈爾時朝士或有肚皮窄不能容物或賢者建白
弗舒多鬱鬱不稱意其高位恣肆者類又氣盛易
怒觸之多傷堂卒微窺及此意在以寬以順故有
取乎厚朴耶惜溫公不言所以也倘果若是堂卒
合是解人

登山有二法

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溫公題嵩山
禪院柱上蓋登山二法也僕以爲仕途亦然徐行
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

雅俗之辨

山谷極言士大夫不可俗俗便難醫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山谷所謂不俗如是如是後世或號雅人不過只清譚飲酒絲竹紅裙而已將以爲雅耶俗耶請君自識

曾文清公兒皆早慧

曾幾字吉甫贛人宋高宗朝爲學士生兒皆早慧中子逮纔十歲一日謂父孔子死宰予必不行心

喪三年問何以驗之曰予親喪以菴爲久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兄逢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我已先亡矣愚謂世競知謝庭詠雪爲一門才俊若此鬢兒墨女統臆譚經宋之曾氏寧必減晉之謝氏耶此西江佳話也亟宜譜入新語同作千秋韻事可耳

東坡喜食猪肉

世傳東坡爲五戒禪師後身然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每燒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小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
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余觀空門人或自好
飲酒食肉遇居士至輒以素茹相餉以視印公此
舉又何妨碍耶坡詩直名古人而以已表字押之
想見清狂之態正如天半秋鶻摩入空青也坡在
黃州又有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糞土
富者不肯喫貧者不鮮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
時他自羨每日起來打一椀飽得自家君莫管余
嘗笑謂富者不肯喫二語可作猪肉雅謎然富者

卽肯喫亦未必解煮也山鄉一近市者常宿肉以待客余再爲補二句云鄉人藏之腐貴人食之鄙容大笑

彭太公義方清節

彭義毅公

澤

初知徽州徽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

數十器遣吏護歸太公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聞憲政而漆器從數千里來家卽貧椎髻布身可遣女嫁奈何貴異此耶對吏燒之卽持一蓋裹一袂徒步至徽府門曰

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卽告
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
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搯蓋袂入太公怒曰吾從關
中來有日矣搯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汝
獨不能頃刻舉乎公跪捧入太公登堂跪公其下
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
乃今市漆器歸汝徽何仰太守也諸君爲我杖之
吏卒相視莫敢動太公自取杖杖畢遂復徒步去
公涕泣振濯卒爲名臣

古人交際之簡

魯鐸爲司業其僚長趙永約在壽相國李東陽永以兩方帕鐸索帕無有記有枯魚家人曰已食其半矣卽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沾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而罷古人交際其簡如此可謂君子之澹矣

士不可皮相

瞿昆湖眇丈夫耳言天下事挺直不阿而要歸于忠厚李懷麓文章相業一代偉人而史稱其貌寢

初不爲時宰所器士寧可皮相也

峻望如山清撻過冰

靈寶許冢宰嘗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世隆雍公泰字耿九疇爲兩淮運使極廉嘗坐水傍有童子指曰此水雖清不如使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二公之謂矣至今百載下猶有餘慕士大夫峻望清節爲世欽仰當學雍耿二先生也

妙賞堂餘譚 卷五終



妙貫堂餘譚 卷六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錄

男曰楠柱國

雜談類

花神

洛下有貴豪家園中植牡丹數千本每歲盛開主人置酒延賞風日晴和筵中忽聞馥馥異常花盡盤旋翔舞如喜如狂主人起具衣冠酒脯羅拜花

前移時乃乞歲一有之蓋相傳花神至云

三甥並爲女婿

晉劉粹字純嘏弟宏字終嘏漢字冲嘏並負俊譽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皆王安豐甥皆娶安豐之女晉人多重世婚而劉氏三兄弟互爲女婿又皆以涇陽作丈人峯門楣卽是宅相尤其扞聞後世不多見可資閒譚也

世貴

明父子至貴者首靈寶許氏進吏部尚書子八有

官階者七詔鄉貢誥南戶部尚書讚吏部尚書入
內閣詩工部郎詞蓋運使誌青城令論兵部尚書
蓋喬梓三尚書一閣老金緋銀艾並聯一時海內
莫京焉次則閩中林氏瀚兵部尚書子庭桂庭枚
皆鄉貢庭梈工部尚書庭機禮部尚書餘子五人
廕叙者三庭梈子炫通政司叅議庭機子熾禮部
尚書庭亦至大官蓋瀚子庭機庭機子熾三代尚
書而瀚父鏐以進士守撫州有官績世爲名臣始
瀚八十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一召御

之遂生庭機云

撫州公居官廉介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
慎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
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
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一
座以爲名言

鷓鴣米

費文憲公後人言弋陽汪宗伯在朝時一內臣曰
須蜀米至當屈公一談耳無何具柬迎汪且曰蜀

米至矣汪赴其招酒竣設飯不過半甌而香滑有膏異于他米卽所謂蜀米也汪問所從出答以蜀中歲例進者其米生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汪大奇之余謂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乃倒裝句法耳子美在蜀最久未見有所爲咏鷓鴣米者而明代博洽好著書如升庵亦不見紀錄及之真屬奇聞足補食經穀志之闕

琴亭

鄴郡公署後有小亭一區合扉不具土砌生苔但

就兩壁拊掌一扣則琴聲冷冷然應手高下號曰
琴亭飛吟靈响確係琴絲非他絃所得擬奪異哉
魯壁吐絲竹聲而尚書出不知此亭壁中輒有山
水之音抑又何也

甌土兩秧齊殖

宦甌者言甌俗早晚兩秧同時而殖參差田中根
苗不亂特刈穫有先後耳其說可倭風土之考

壞棺之板能爲鬼言

南昌吳石鄉一醉漢夜歸亂呼云捉鬼來聞者不

信啟扉視之則抱一壞棺之板也衆以付火薪盡如故斧劈之不開血痕漬漬然衆大駭異然莫可誰何也攣破廟中夜半忽有數十鬼來視咎云儂說醉漢宜避今果櫻其毒板忽作鬼言曰渠無如儂何衆鬼又竊聚訟云若渠知此法將桐油漬石灰拌菘荳煨之可若何鬼板曰若自知渠人寧能知也適有丐者宿廟後盡得其語曉卽依法焚之須臾而燼此余幼時業師吳晝如先生目擊語余余嘗謂亦一恠事可入太平廣記壞棺能爲鬼言

與元緒子青問答相類特未審用棗荳柄油石灰
三種制之是何理性惜世無張少傅其人者可問
也

鬼畏人扣齒聲

黠者宵行遇鬼鬼詰之詒云儂亦鬼也結伴而行
因訊鬼儂新死不諳爲鬼事鬼怖云何曰最怖人
牙齒聲有頃黠者詒鬼云去路尚遙何不更迭爲
負鬼曰諾須臾鬼負于背訝其重詒曰屍肉未化
耳次當負鬼未及數步忽作寒顫狀齒丁丁有聲

鬼慌曰而人也而人也急避之遂不見

雷擊欺人爲利者

康熙壬申年南昌災旱兩穀不收民間競糴蕎麥作種價驟貴旋亦少抑有二小販合夥市麥計所售之值不足償母一販欲以熱水澆之每斛可長五七升然種之不生徒以欺人射利而已一販不肯遂折駭各分蕎麥而去不數日糴乾麥者損母錢五分忽暴雨震霆擊死糴水麥者揭其屍于糴乾麥者之家案上忽有銀一函紅紙方封啟之數

恰五分蓋主者鑒其一念之不欺爲償其本也而所殛之屍十數人舉之不動俟鬻乾麥者代乞其罪并鳴於衆屍始仆一勸一懲冥報捷然見者莫不悚異之

乾麥所損不過五分則水麥所售亦不踰數星而已欺人卽以欺天遂櫻神殛在主者重惡欺誑殺一警萬原不較數之多寡而愚民爲數星而遂自戕其生甚矣蚩蚩之無知而詐之不可有也彼欺人爲利者可以鑒矣

雷擊死者所罪未暴白則跪其地雖十數人推之不仆也頃吾鄉有奉無爲教者滅燬祖先神主不祀家堂香火食雞子不食豕肉其教類天主而小異最爲左道一徒白日間殛死同教十伯輩來視諱言雷殛云係陰陽之氣相駁偶觸而傷相與繞屍傍誦經咒因共舉之堅如石笋不動同輩大慚而去後延羽士請雷簿對之聲罪于衆奏章上謝處始仆

熊丹稜先後遇異人

南昌熊升之先生名如旭厚重簡朴與先大父宗海公少共筆硯公甚敬之以順治戊戌甲科知丹稜縣縣無治宿草廬中夜常有獨足異人共榻爲伴旣罷歸杜門不出壽踰八十一日忽有老僧來訪貌甚偉以拍浪驚雲起屬對公擬對覓火帶烟來僧曰君尚有所粘濡耶以擔泉帶月來代對之言訖不見公自是若頓悟者尋繹數日而卒余舅氏郭公天申距先生廬舍甚近故詳知之爲言如此云

象洞書院

大士先生幼瞻贈公產閩汀武平縣之象洞旣歸
臨川爲諸生有大聞于宇宙武平仰止者構象洞
書院聚文其中求大士題柱帖云憶兒時釣弋依
然過故園故鄉不堪回首喜今日葉書有主願多
方多士共此揚眉

看花局

越中牡丹盛開賞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澤國
此月多輕陰然雨謂之養花天故詩云中酒情懷

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余曾赴一巨公看花之局值主人食素余指牡丹謂此富貴花也公又茹素可謂素富貴因戲爲一偶云富貴人賞富貴花素富貴行乎富貴座客無有對者然亦煞是難對

慈嫗

有優人扮蘇季子之妻種種不得干姑姑數窘辱之并其姒俱凌虐訕笑諸苦狀頗極哀怨動人一村嫗觀場憐之忘其優也次日命若孫若幼子輩

拉優至家優已復故裝矣。媼猶不省，昇以履帛針線果餌之，屬蹙然曰：「阿嫂命何苦也！而姑何忍也！薄物見意，好自爲之語，未竟聲淚俱下。優心知其愍然，感其誠切，重拂其意，亦不自爲別白，含糊受之而歸。此客耳。南邑上鄉事同時，子婦隣媪環觀，甚衆，皆目瞪口呆，呆聽媼所爲，莫有覺而正其誤。且痴者是尤可笑也。癸未春三月，章廣若、劉亮先聯轡南旋，馬上各搜瑣僻事爲歡笑，廣若拈以告子。子絕倒，幾墮馬云。

庚辰南還亦同廣若及廬陵鄒貞文二兄一路
搜奇選勝恣爲詼諧廣若工顧曲善揮拳或馬
上清歌或樹陰角打每一鼓掌幾千樞輿皆驚
道傍觀者輒有壁立千仞之目今年貞文以外
艱未上春官而我輩歸里後河山遼隔難數數
往來每念長征歡笑恍若風流雲散也湯臨川
不云乎人生富貴有時爲歡苦不足當奈何

焚巾會

吉水士子多勤學歲大比聚同志數十人或百人

爲焚巾會擇一靜地讀書各取巾袍門外焚之以示鍵戶不出之意相傳明洪永間一會有中至二三十人者

妻曰鄉里

漢人謂君曰國家晉人稱妻曰鄉里此新語也但不知文燈岩德翼何所考證抑鄉里二字或亦一州一郡之方言乎未必爾時人盡有此種稱呼

題俗子壁

有書俗人壁云賤子僻惟好銀無銀百事難雅野

夫性不喜客有客竟日少懽余每聞而捧腹其實此等尖巧語慮傷厚道文人可不必作也

有客少懽儘可不必無銀難雅竟是實情人生離了阿堵却將何一件作活計也客曰先生大爲俗子解嘲

座上客常滿自屈韻事然亦看是何樣客耳若一味俗客一來便有幾日所談非七青八黃卽掂斤播兩甚者牽扯勢利妄說官紳聽之令人迷悶其一種面目意態對之亦儘覺可厭也若

貧交嗟窮愁苦老農量雨數晴一却不妨一倒
有趣

旅次門帖

自山左至裏府一路打尖歇宿之店其門帖鄙俚
荒唐類可噴飯余嘗記其一云包如玉兔盤中坐
麪似銀龍椀內遊陋劣不通極矣間有稍可者如
生意春前草財源雨後花玉兔催人投宿店金雞
喚客整行裝差近明白

玉兔銀龍之喻妙想天開不知從何處得來且

對亦工整可入近選各聯市肆通用門也半途
一飯南曰中火北曰打尖皆卽次中頓之異名
者

荆公軼事

荆條從無拱把者王介甫髫時讀書齋中有荆一
叢綿亘半畝其枝暢達大如杉松人以爲荆國之
識又介甫當國時神宗曾輟江楚兩省漕船賜之
無地可貯露置荒洲上後皆糜爛今呼爲爛米洲
此二事本傳不載皆臨川土人爲余言果否存之

以脩軼事之考

液雨梅雨

立冬後遇壬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
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芒種後遇庚入梅夏至後遇
壬出梅此中雨謂之梅雨梅雨沾衣物便腐澣垢
如灰汁有異常水五月上旬尤甚

閻君殿門聯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七甲子

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脩謂天地人江河海鬼也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唐開元初正行天元也

左手舉筯

宋僧覺範與李德脩游公義皆以左手舉筯一日過貴人留食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覺公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時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謝野樵

國初吾鄉有謝野樵者本西山民頗好脩煉術一日忽半山無人處現一草廬中有黃冠數輩謂之曰我挾汝至一處但閉目勿視耳傍惟聞澎湃聲似海濤上下湏臾至令開目視之不類人間司閻者語黃冠君來矣見野樵則曰此江西人渠鄉許道士亦在此引之入則見上座三尊者髯眉岸然衣冠各異似三教聖人旁坐一道士則旌陽真君也尊者顧野樵語黃冠云此人尙蚤何遽偕來就令引之去但畀以篆書一冊黃冠挾與俱還云到

女真生傳言 卷三 十二
家瞪目視之正在龍沙地上寺鐘初鳴天尚未曙
回視黃冠已不見矣謝後尋譯篆書久久漸解竟
得道不知所終

蘇道者

予師蘇道者有道行閉關郊外純陽觀三十年嘗
有鐵呂二祖夜與對語庚辰三月忽開關欲詣龍
沙玉虛觀拄杖而出其徒稅小輿坐之杖長七尺
師携杖入輿輿幃高不五尺杖亦容焉至玉虛自
言如廁其徒未及隨則已大步出門外數十人尾

之竟不見分道問來者訊師模樣俱言見之如左
慈分身事蓋白晝仙去云師嘗與予言上邊須人
吾亦自此逝矣惜師冲舉時予以計偕未旋不得
躬逢盛事爲憾

韓木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文公手植去祠十數
步種之輒死有題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鱉
魚無種海潭清

武侯靈異

明蜀人趙太守雪岩舟過瀘州風阻薪乏命僕上山樵採山頂露鐵船半隻中皆大錢銅色甚異有無字者有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籬回忽大響一聲山合船不見矣行兩日岸邊人衆洶洶問之乃鑄武侯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成蓋武侯歿千年後輒著靈異如此

斗魚勛酒

皮日休釣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余嘗笑云東坡赤壁賦我有斗酒葢

之久矣是客殆非吳人然今吳下買魚亦論斤也

金陵軼事

金陵俗貧不能塋親者輒火其骨湛甘泉爲宗伯
禁之擇城外空地爲漏澤園疏請于朝賚奏千戶
王某稟曰聞疏內有以無主之地塋無主之人兩
句恐無主二字未可陳于上前甘泉遽曰殊失檢
點也遂易其語海剛峯總憲南都有御史虧尅米
價一經紀家何秀才擊都院鼓告之剛峯大怒繩
御史以法後秀才惧衆臺中報怨乞付執照剛峯

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某一紙執
照何用我以為秀才有些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
能作事叱之出

故事生員服闋赴縣試文一篇呈解學道然皆
領題歸擬宣城一生素不得于令令思窘之閉
後署使作文隨口出一題爲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生卽上言求易題云是題有死學道三字不
便轉解令遽愕然曰是也是也連聲呼君乃飽
學秀才無須在此易以天下有道則見題慙令

出作宿嫌頓釋人服是生見事之敏

黃鑿郎

唐有趙仁獎者家王戎墓側善歌黃鑿中宗時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卽除墓官宋務光嘲之曰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墓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鑿忽一夫負兩束薪務光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聞者大笑

商山婦鐵指

咸通中左軍張季弘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新婦不事其姑季弘責之向前分訴每愬一事以中指畫磐石上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號壯勇汗落神駭竟不知是何許人也

松上莓苔

曩丁卯歲在鹿洞前有老松數株蒼皮溜雨上有細草一叢茸茸然非根非葉如石上苔蘚特豐茂耳土人不識或曰千年竹于是諸生有爲松上千年竹賦者余時竊疑其名不徵于書且亦無松上

生竹之理今覽宋人許彥周詩話乃知是艾納非
千年竹也東坡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
雨入蕪苔艾納香名卽松上蕪苔出本草及沈氏
香譜

蜀中黃銀

蜀中出黃銀其色重與兼金無異上石則正白南
人罕識者唐太宗嘗以黃銀帶賜房杜時杜已死
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隋文帝時并州出黃
銀刺史辛公義以獻余因疑近世金鋌除黃色極

濃俗呼火金外餘者以製首飾不煮礬水色多澹
白恐皆是黃銀非真金也但不知蜀中今尚有此
否抑其值視銀何如當遍覓蜀人問之以補五行
志之闕

太守不識沈石田

曹太守新構察院籍畫史圖楹庶石田名在籍中
隸攝之或曰太守何賤公也謁貴遊可勿往曰往
役義也豈爲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太守入覲
銓曹問沈先生無恙乎守漫應已見李賓之閣老

曰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文定公爲少宰守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吳具語石田生平守曰可奈何吳曰沈先生嚮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閣老所返徧責吏胥吏曰沈周也公故使闕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入解而先詣沈先生愚讀石田傳至此每爲捧腹守固俗吏然限于不知亦無足恠而當時姑蘇冠蓋大紳在林下者不少乃郡伯入覲天官執

政首以石田爲問愚竊窺古人貴義重德之交絕不以布衣有間如此也石田踐分應役不一引手貴遊加于世之墨客山人一等矣吁此其所以取重于賢公卿歟

余老友楚潛莫太守大岸

與先

解組後放情詩酒

長吏半識其面一中丞下車潛江令伏謁遽詢曰斯其爲莫先生鄉乎令對治無莫先生中丞盛怒叱其庸劣立命罷職去中丞公意在砥礪頽風而令何不幸以一言之失遂去其官總之

事賢友仁皆爲邦之所不可忽視者也

科場舊話 三則

嘉靖辛酉南場主試者吳情胡杰場前有人持字
眼素賄且云相公不信開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
也是科題爲周有大賚二句天命之謂性至可離
非道也經德不四句題首三字合之恰是周天
經情無錫人無錫士薦者十三名時人語曰胡杰
本非杰吳情却有情

萬曆己卯南闈主試閱卷以心斗奎張四字爲暗

記心字前斗字後奎爲脩卷張則落卷八十八名
陳舜仁未入場時夢廩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
三場硃卷每卷面印一斗字始悟其夢乃知主司
偶用字號亦前定也矣求者可以醒矣

萬曆庚子南場提調府丞徐申長洲人將蘇松常
三府卷雜江北卷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方將應
天鎮江徽寧池太等卷送入以故與薦者甚少近
聞會場叔卷官暗將各省之卷分別另束其發騰
錄及呈送內簾先後之間並不依投卷次第蓋因

丙簾取數一充後來之卷卽不復閱故受卷官吏
稍有不肖者卽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利其弊原
來不自今始也

此三則出周暉金陵瑣事吳中人又爲余言南
場某科主試者爲瞿文毅公門人場前密緘題
目求公作文爲程式公密揮應之榜發諸子被
落公徐出以示曰若等俱不合此式其不售固
宜諸子相顧愕胎曰公早已知此題何不場前
教之公徐曰我若場前肯私若輩我門生亦不

乞我爲程文矣先輩高風峻節度越流俗如此

影園

鄭超宗有園在廣陵城外接岡夾湖環以高柳董
思白題曰影園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超
宗自爲記并圖與詩

三元

唐時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救頭京
兆解頭也宋馮京王魯宋庠明商輅四公自鄉舉
至廷試皆第一人號三元商有堂帖云一試解元

再試會元三試狀元偉矣大丈夫冠一十三省豪傑初成父志繼成夫志終成子志烈哉賢女子立千百萬世綱常蓋借大太人爲對云

裴相國戲效輕脫語

唐相裴休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與省閣名流遊曲江各屏左右領一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飲水際中有黃衣半酣軒昂指顧笑語輕脫裴稍不平揖問云吾賢所任何官遽答曰啗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連聲問裴押衙任何職

裴效之曰啗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
走散朝士撫掌翌日傳布京華宣宗聞之每與諸
王戲談爲笑後裴入相宣麻回謂樞近曰啗卽不
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黃衣輕脫矣裴公效之頓殺其驕似屬醒脾其
實此等市井態只好付之一哂不效其語更佳
也蓋一有沾沾計較之心則小者之見小與大
者之見大俱不免曾有未化所謂貪名者之汲
汲市名與貪利者之汲汲市利其失均耳宰相

係天下重輕一誣嘲嘖笑每易流爲風俗不可不知愚故爲辯之如此

爲甚酥

吾鄉人以水糊麪和以柘漿爲丸如棗大特稍長耳入油釜內滾之既熟酥脆適口俗呼油果楚閩人亦解爲之昔東坡在黃州何秀才家食油果而酥喜甚因問何名秀才以無名對坡又問爲甚酥座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先是黃有潘長官者以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醋着水也一日

忽思油果作詩東秀才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
腰間惟係一葫蘆已傾潘子醋着水更覓君家爲
甚酥周少隱詩話載此且云坡嘗言街談市語皆
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
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遠庵清節

金陵李遠庵居官清苦一介不取卽門生故吏不
敢以片物餽之鄭澹泉其得意門生也宦江南數
年歲時寒溫而已一日侍坐叢久有一布鞋籠袖

中遠巡未敢出遠庵覺而問之對曰某妻手製一
布鞋敬老師因取着焉生平受人物僅此耳先輩
苦節真不可及

木棉樹

棉花生田中春種秋熟苗不盈尺名曰木棉實無
所爲樹也惟閩廣有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
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
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彈以小弓令紛起然後紡
績爲布名曰吉貝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

十花者爲上海南蠻人織作巾上出細字雜花卉
尤其工巧卽古白疊巾東坡得西南蠻所賣布弓
衣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以貽歐公者疑卽此棉所
爲又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指此余嘗
謂此乃真木棉如田間所種只可謂之草棉耳

鼻鳴不爲不祥

俗以乾鵲噪爲喜鵲鳴爲不祥至有畏惡其聲
彈逐磚擊必欲得而甘心焉者不知天地間物有
形卽有聲寧能禁其不鳴而人生禍福前定微烏

何知其能叅與鬼神事乎唐有進士韋顓妻甚客
宗人外舍風雪牖壞橫竹掛席障之夜半無聊忽
有鴉鳴俄集竹上逐去復還顓愁歎謂僕曰我失
意無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橫罹災患語未竟禁
鼓忽發榜發顓已登第鳴鴉不祥卽此可証其謬
再唐末康駢劇譚錄有云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
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
必不吉也

文昌筆錄

宋人許彥周謂請紫姑神但能作詩耳余同友大
郭元方降乩言雜事多驗文昌筆籙亦然丙子北
闈曾向姚友問書經首題批只在堯典上下後闈
中果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句丁丑南宮元方
問四書第一題不言題目但論作文之法疊疊數
百言末云題義已具其中一以貫之而已矣及入
闈首題果曾子一貫全章已卯鄉試邑明經鄧君
維淵問中否批鄧子解元也問首題批詳淵子之
半時以爲淵子鄧君之名半者或詳所談語內之

半耳不解何題也既題爲夫子循循然至卓爾句
乃知是說顏子喟然章之半而撒棘南城鄧君炳
領解其判事微而中如此附筆者自署玉清仙史
贈余詩頗多佳句云

鑿井法

古法鑿井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
中有大星異衆者其下必有甘泉又范文正公浚
井輒納青朮數觔於中以辟溫氣

冰霜成文兆水災

萬曆間南京城外地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各處河池水紋或如花木次年大水異常人疑水霜成理兆水災云

筆架博士

海忠介公初任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皆狀謁公獨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及師長教士地不當屬體兩訓導夾公跪公軒然立其中時謂筆架博士

儒官職典教士諸生儼然北面秩卑而體崇與

丞簿等員迥然不同正不當以流品高下之明
論堂爲造士之地師嚴道尊風憲大吏至止有
賓主之雅焉尤不可以過卑忠介此舉乃正論
非傷于亢也余嘗見撫軍視事三日謁文廟畢
進諸生于學宮而講之廣文竟有跪進茶湯者
不勝驚訝諸生迎兩臺長揖而已弟子揖于階
前而師長膝行于堂上有是理乎士者國家元
氣辱師則辱士辱士則辱國况開府節鎮千里
百吏震懾寧湏于學官處示其尊嚴獨不思天

子臨雍祭酒尚有賜坐講經之禮祭酒秩望固
百倍於儒官而開府之尊何如天子不知此例
起於何人何時大槩有心世教之君子遇有此
等陋規亟宜永革垂爲定制似不可以爲無關
輕重而晏然受之也

邵國賢毀曹操廟

許州有曹操廟在受禪臺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
聲土人奉祀甚謹明邵寶知許州改之搯靈如故
乃祀漢愍帝於上旁立孔融禰衡楊脩陳琳爲四

配搽靈遂滅在邵公處置曹瞞可云妙想而操固
畏見獻帝及北海諸公如此哉夫以搽之奸雄能
懾辱主于生前而不能逞其跋扈于歿後故知天
澤大分不以幽顯而有間也

鱣浮水面三寸不可食

張昺初知鉛山有樵食鱣而死隣保疑婦毒殺之
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
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寃
矣哉吾鄉樵婦之夫死于鱣而望公雪之凡鱣置

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曷試
果然而樵婦之冤雪

論孟子兼金百鎰

嘗疑孟子兼金七十鎰五十鎰薛宋小國餽遺安
能如許之厚泊宅編云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
爲錢二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

朱提音殊時餘
縣名出銀佳

銀一流直錢千當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
二百東坡常恠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由此推

之戰國視漢又前其黃金更必又多于漢蓋金銀
昔多金少昔賤今貴天地所產不無升降薛宋之
餽云云職此故也他如蘇秦黃金百鎰之類皆可
例推

余覽六一公集古錄跋尾見兩漢祠廟碑陰多
記脩建人姓氏及所出錢數皆不過三百至五
百爲止竊惟今人捐貲興作白金動以數千百
計亦未列其數于碑陰而古人出錢三百五百
文卽大書鐫刻若欲垂示來禩永永不朽何古

之人盡畜而今之人盡豐耶卽曰近古簡質不
應鄙細如此故泊宅編以爲昔之金賤而後之
金貴愚竊疑昔之錢貴而後之錢賤也未知孰
是統俟博識君子考正之

弟子門生之分

墓間碑碣唐宋以來皆其子弟所立耳惟漢公卿
卒其門生故吏相與采石樹碑叙述生前勛德及
爵里世次存歿月日以伸感慕以祕將來故有二
碑三碑不等者而其子孫更不私樹焉此亦時代

人情升降之一端也其碑陰率題姓氏稱弟子者若而人門生者若而人故吏及曹掾者若而人歐公謂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門生之稱乃其弟子之弟子如俗所呼小門生是也今人以文字請業或鄉會舉主及以薦剡受知者率宜稱曰弟子而乃槩謂門生得非沿習之誤耶